



# 做浙江海岛「主理人」让孤独小岛「不孤独」

本报记者 朱凌君

从浙江舟山的半升洞客运码头出发,坐船近1个小时,记者才抵达柴山岛。

柴山岛陆域面积0.88平方公里,曾因附近居民常来岛上砍柴而得名。渔业繁盛时,岛上最多曾有居民1600多人,但如今不足百人。全岛77个常住人口中仅3人未满60周岁,80周岁以上有24人,老龄化率接近95%。因为孤悬海上、交通不便,柴山岛一度被称为“最孤独的小岛”,是典型缺服务、缺资源、缺活力的空心岛。

记者上岛时,正值寒潮来袭,阴沉大风的天气仿佛给这座偏僻的小岛蒙上一层灰色的滤镜。但在岛上走走,氛围并不算冷清。例如,卫生室门口的小广场是全岛的“信息中心”,午后常有几位阿婆聚在这里聊天嬉笑,见到记者时微笑着上下打量,热情询问“是不是新来的志愿者?”下午4点刚过,房前屋后就飘出阵阵饭菜香,升腾起浓厚的烟火气。此外,岛上多处老房子正在施工改造,工人们进进出出,颇为忙碌。

这些变化,大多与“守望时光里”海岛支老公益项目有关,这个项目由浙江省民政厅主导,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公益慈善发展中心与舟山市、县、镇三级民政部门协同实施。去年7月,“守望时光里”开始在柴山岛试点,派驻了三名主理人常驻岛上,主理人需要为老人们提供健康照护、关爱陪伴、应急帮扶等多种服务。同时,他们还身兼数职,负责统筹上岛志愿者招募管理以及慈善资源对接等工作。

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可以发挥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中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养老服务中社会参与作用,打造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协同发力的发展机制。某种程度上,“守望时光里”为破解海岛支老难题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但项目如何长期运营,并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还有待持续探索。

## 内生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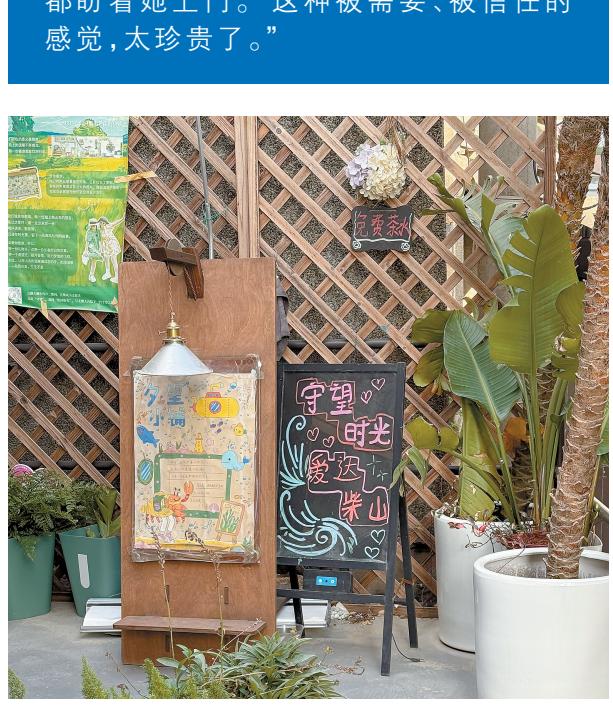
12月3日,进出柴山岛的航线全部因大风停航,但这并没有影响桑慧娴的工作。28岁的她是“守望时光里”项目柴山岛主理人之一,从今年6月起常驻岛上工作。

早晨8点多,桑慧娴就提着健康包走街串户为老人们做测血糖、量血压等健康检查。从去年开始,她们就为每个常住老人建立了个人档案和服务需求方案,每周要上门为岛上所有老人做一次基础检查并记录,以便持续监测。按照习惯,她每天走访10户左右,时长约两小时,赶在老人们吃午饭前完成。

“阿婆,我们来给您量血压了。”桑慧娴性格大大咧咧,刚看见张翠娣,隔着几米远就冲着她大喊打招呼。走近一点,看见张翠娣只套了件薄外套,桑慧娴忙上前挽住她的手往屋子里走,边走还边“唠叨”:“阿婆,天冷降温要多添点衣服呢。”张翠娣连连点头,笑起来眼睛眯成



▲因为孤悬海上、交通不便,柴山岛一度被称为“最孤独的小岛”。 访问者供图



村里很多老人和桑慧娴熟络起来,都盼着她上门。“这种被需要、被信任的感觉,太珍贵了。”



▲“夕望小铺”里的积分兑换区既有米面粮油等必需品,也有日用品和生活百货。 ▲“夕望小铺”是个慈善超市,虽然地方不大,但超市“五脏俱全”。 均 朱凌君 摄



▲柴山岛服务日志。

一条缝。

进了屋内,桑慧娴小心地搀扶张翠娣坐下,为她量血压、测血糖。调整血压仪位置时,张翠娣需要脱掉外套,但为了避免着凉,桑慧娴只让她脱掉一边的袖子。测量完成后,桑慧娴一边记录一边朝她竖大拇指:“阿婆,血糖保持得很好,血压有点偏高,但指标都是正常的,平时降压药还是要按时吃哦。”

张翠娣听完开心地笑了,又拉着桑慧娴聊起了家常,声音高亢,语速飞快,讲到兴起时还比画两下。桑慧娴不时点头附和。临告别时,她又叮嘱老人要注意保暖多穿衣服,还提醒隔壁的“夕望小铺”刚刚“上新”,新到了一批羽绒服等秋冬衣物,可以用积分兑换购买。不过,离开张翠娣家后,记者小声问她老人说了点啥,她蹙起眉头无奈摊手说:“其实我也没听懂。”

桑慧娴所说的“夕望小铺”,是个慈善超市。这里是岛上最热闹的房子之一。虽然地方不大,但超市“五脏俱全”,按功能划分为积分兑换区、商品陈列区、纪念品交易区等区域。其中的积分兑换区专门面向岛上的常住老人开放,物资主要来源于慈善捐赠和集中采购,既有米面粮油等必需品,也有纸巾、垃圾袋、肥皂这样的日用品,还包括鞋子、衣服、拐杖等生活百货。积分可通过不同的岗位劳动获得。

某种程度上,这种积分制可以看作柴山岛特有的一套货币体系,积分只能在“夕望小铺”使用。桑慧娴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大家的活力,而不是单纯给予物资。为此,她们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卫生管理员、绿化护理员等公益性岗位,并将岛上住得长的老人汇聚起来组成“专家团”,岗位职责和活动类型不同,所获得的积分收益也不同。例如,张翠娣和老伴应忠定都是超市管理员,按照标准,每人工作2个小时可获得5积分,一天下来,两人一

共能获得20积分。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老人都对自己的积分颇为上心。有老人提起,自己之前通过参与活动积攒积分,给家里人“换”了3双鞋子。在岛上,鞋子是可用积分兑换的商品中最受欢迎的,每双需要60积分。有时候,有人想兑换但积分不够,如果有人有多余的也会顺手帮助。“私下交换其实不规范,但是拦不住。”桑慧娴观察到。

作为“守望时光里”项目发起人,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助理院长、公益慈善发展中心主任邱哲认为,激发银龄老人的社会价值,是增强海岛养老服务内生动力的重要一环。她告诉记者,柴山岛的很多老人都是活力老人,“走路比年轻人都快”。不过,此前岛上没有村委会,也少有人串联协调,即便有人有精力想做事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

从去年开始,她们推动成立了柴山“银龄互助社”“海岛社区发展基金会”等组织,不仅帮助活力老人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社区治理机制,促进基层治理提质升级,还推出“新老岛民共治机制”,制定《新岛民公约》,出台新岛民业态扶持管理约定,明确其收入的3%捐贈海岛“社区发展基金会”,用于专业化运营服务海岛发展,激发海岛活力。

## 新老岛民

在柴山岛,桑慧娴算是新岛民。她是河南人,从小生活在新疆,起初上岛是做志愿者,觉得这里有意思,索性留下来做了主理人。对岛上的老人来说,她的名字不好记,一些人直接叫她“小胖”或者“胖小囡”。记者和她一起去入户走访,老人们大多很热情,做完检查总要拉着她唠家常。

人不小心摔跤受伤,但彼时因天气原因,客运航线停航,朱寒轩想办法将老人送出岛去医院。后来检查发现,老人摔跤主要因脑梗引起,由于及时就医,老人愈后状况不错。此外,因为老人是低保对象,享有救护车免费的政策,朱寒轩还帮助他要回了240元的救护车费用。

如今,老人们对岛上的新来客早已习惯,甚至相当欢迎。老人最怕寂寞,希望有更多人陪他们聊天,有更丰富的活动可以参与。对志愿者来说,海岛生活本就颇有吸引力,还能通过志愿服务免费兑换岛上住宿,性价比颇高。桑慧娴第一次上岛就是做志愿者。当时,她和朋友组了个五人团队,在志愿者小楼住了一周时间。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村里很多老人和她熟络起来,都盼着她上门。“这种被需要、被信任的感觉,太珍贵了。”没过多久,她应聘成为主人,常驻岛上工作。

和桑慧娴一样,从志愿者转身成为主人的还有赵蔚昊。她曾两次上岛做志愿服务,从今年2月开始决定留下。除了主人的身份,她还跟先生一起在岛上租下房子计划开民宿,目前正在装修中。值得一提的是,柴山岛目前推出了新岛民计划,累计志愿服务满20小时可申请成为数字公益岛民,通过后可享受交通、休闲、旅居等政策优惠。例如,半升洞客运码头与柴山岛之间的单程船票售价30元,新岛民仅需15元。

“守望时光里”项目负责人何蕾告诉记者,项目为志愿者设置了适度宽松的服务时长,每人每天为3小时,这样既保证支老服务质量,也为志愿者预留了充足的团建、研学、交流等活动空间,提升公益体验。同时,岛上提供免费住宿,目前可同时满足6—10名志愿者食宿、休闲娱乐等需求。截至10月底,项目累计吸引招募72支志愿团队共1252人次在岛服务,其中志愿服务时长满20小时的达160多人。

## 多方共赢

12月4日,寒潮过境,阳光明媚,柴山岛的航线重新开航。上午10点,岛上迎来了新一批的志愿者。普陀区网络义工协会、东阳市爱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相继登岛,为老人们提供公益理疗、按摩推拿等服务。

赵蔚昊介绍,今年以来,上岛的志愿者越来越多。目前,上岛的志愿者有多种组成方式,例如,像她和桑慧娴这样的个人或团队志愿者可通过小程序申请,服务时长短则一日,长则月余。舟山本地的社会组织,譬如普陀区网络义工协会等会每月定时定点上岛开展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此外,外地的社会组织也会上岛开展志愿服务,还有部分党建、研学团队等前来开展活动时,会留出时间专门参与岛上的志愿服务。

这些志愿者不仅为柴山岛带来了活力,还链接起更多资源。何蕾做过统计,项目开展以来,上岛人数同期增长300%,吸引各类专业人才200余人,新增数字岛民160名,20余家企业和慈善基金会加入项目服务,链接价值500余万元资金、物资参与支老服务保障和小岛振兴发展。同时,时光学院、东阳爱盟救援培训基地、熊猫妈妈研学基地、蔡志忠美术馆等10家实体业态和知名IP相继落户柴山岛。

邱哲想把柴山岛打造成一个样板,以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注重多种力量的融合,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比如,项目与各级民政、社工等政府部门紧密协作,汇聚公益慈善、行政机构、政策制度的合力,为推进养老服务奠定基础。同时,项目与“志愿浙江”“腾讯公益”等公益平台以及“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组织深度合作。该项目的公益实践还引来一批高校专家智库的参与,岛上的公益培训产业初具雏形。

“支老服务不仅仅是为人,也是为了岛。”邱哲认为,公益项目的推进带动人流的增加,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为偏远小岛蝶变蓄势。在邱哲的设想中,该项目还要谋划推广应用到更多的海岛,并逐步向山区覆盖延伸。目前,“守望时光里”海岛支老公益项目已先后在花鸟岛、蚂蚁岛落地,还有更多点位正在考察和筹备中。

让我们把视角再拉回到柴山岛。

项目落地一年多,带来了很多积极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的需求有所变化,部分支老服务也需要更精准的落点。赵蔚昊发现,岛上老人整体年龄偏大,对于文艺娱乐活动的积极性相较此前明显减弱,“老人们真正需要的还是更多有温度的东西,有时候一次简单的陪聊反而效果更好。但怎么去平衡陪伴的频次,如何去疏导情绪而非一味共情,中间的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而且很多上岛的志愿者有自己想做的服务内容,怎么去提升养老服务的精准性,是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赵蔚昊说。

她给记者讲了个故事。岛上有一位独居的阿公,平时身体很好,但相对沉默寡言,只是见到谁都笑咪咪的。志愿者或主人上门服务时,阿公很少主动开口聊天,大家只知道他喜欢钓鱼。有一次,岛上来了新的志愿者,看到阿公在海钓便来了兴致,想跟他借根鱼竿,阿公笑而不语,从边上的小鱼箱里拿出一条鱼挂在鱼钩上,又把鱼钩抛向海里。众人疑惑不解。过了一会,阿公边把鱼竿提起来边说:“你们看这样就可以直接体验钓到鱼的快乐了。”一片欢声笑语中,赵蔚昊却觉得有点失落:“相处这么久,我不知道阿公原来这么幽默,可能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资源和项目涌进柴山岛,这座孤悬海上的小岛的承载能力正面临考验。一个突出问题是垃圾处理。朱寒轩告诉记者,柴山岛没有自己的环卫公司,平时只有3位老人负责岛上的垃圾清理,每周只有一趟专门的垃圾船来收走垃圾。对老人来说,收入没有增加,但工作量却变多了;而从整体环境看,人口上岛和建设发展造成垃圾激增,但相应配套却一直没有跟上,从长远看,这并不利于小岛的发展。

早在2021年,浙江就将“加大海岛养老服务供给”列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对浙江来说,“海岛支老”是其在养老服务领域高质量建设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举措,也是促成区域间养老服务均衡发展的一种有效尝试。在这方面,柴山岛的经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具体如何解题以及深化探索,仍需发挥更大想象力。